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01nA042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宋 祖詠編　張掄序　宗演跋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年譜
    - 哲宗
    - 徽宗
    - 欽宗
    - 高宗
    - 孝宗
  - 後記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大慧禪師年譜序

禪人祖詠編大慧禪師年譜，敬菴黃汝霖以其　先世入大慧室，求余為序。余曰：「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編年雲也舟也，月與岸又在學人高著眼。」大慧之名震天駭地，道傳其徒遍滿天下，不待余序而後彰。余聞大慧嫡孫安永頌曰：「何處覓行蹤？大地無寸土。」敬以是題諸編年首。

淳熙癸卯四月望日蓮社居士張掄序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哲宗皇帝元祐四年己巳

師宣州寧國縣人也，姓奚氏。其母初夢神人衛一僧，黑頰而隆鼻，造于臥室。問其何所居？對曰：「嶽北。」覺而有娠。及誕之日，白光透室，舉邑歎異，實是年十一月初十日巳時也。按師答參政湯公致遠書云：「大林嘉木，太半為國之棟梁，顧予樗散之材分，甘朽腐於陰壑。」又按樞密樓公仲暉寄師詩云：「昔年同與長風煙，別後生涯各信然；霜雪豈應摧操節？大林依舊勢參天。」蓋二公皆同己巳也。又按示吳景山偈有「己巳同庚大林木，甲乙丙丁馬與祿，今年太歲守未宮，指上輪來五十足。山僧自是出家兒，陰陽豈可全拘束？」之句云。

五年庚午六年辛未

師三歲。按其家語：「上祖光祿常示子孫云：『昔漢于公為獄吏後曰：「余理獄多陰德，子孫必有榮顯者。」預高其門閭，庶以容車馬往來。吾建隆三年預旨收河東，所至城邑，保護生靈免塗炭者，不可以數計，後子孫當有享吾德者。』」及師三歲，其祖仲曰：「光祿屢記子孫享其所積之德，今將百載，未見吾宗有符

其語者。余觀此子生吾家，神儀秀發，異事多顯，但恐世間富樂不能羈絆耳。」

七年壬申八年癸酉紹聖元年甲戌二年乙亥

師七歲。形體岐嶷，氣宇如神，不喜戲玩，語不妄發，群兒皆畏之。有僧道至其家，即侍父側。客去，記其談論，片言不遺，舉族異之。按《普說》云：「余六七歲時，每聞僧語，唯喜視聽。」

三年丙子四年丁丑元符元年戊寅

師十歲。師嘗謂侍者道先、了德曰：「吾家因我生之後，家道日微。及十歲，忽罹回祿，一夕蕩盡。父母以余命破祖業，親族間以善財呼之。余雖心知其戲，實未審何等語，後因閱《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不覺失笑耳。」

二年己卯三年庚辰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師年十三。入鄉校十有三日，因與同窗戲，以硯投之，誤中先生帽，償金三百而去。父責之，師曰：「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父曰：「吾欲置兒於空寂中久矣！」師願請行，而母不允。

崇寧元年壬午二年癸未三年甲申

師年十六。父母知師無處俗意，遂令寓質縣之西寺。未幾，鄙所聞見，不就槽廠，棄去。於是年九月詣東山慧雲院，禮慧齊為師。按《正續傳》云：「院先於元豐戊午塑釋迦文像，有異人丁生過焉，語寺僧曰：『今日立像後，當出一導師，大興宗教，照明濁世，然去此一紀方生。若像有難，是人始至；及像之毀，是人嬰禍。』崇寧甲申，果有盜穴像之腹，取其所藏。齊因追繹丁

生之言，謂像有難而人至，符丁生之讖，非子而誰？因以宗杲名之。」

四年乙酉

師年十七。九月納僧服，十月請具足戒于景德寺。自爾智辯聰敏，不假師承，日親禪學。按育王入院普說云：「雖在村院，常買諸家語錄看，便喜雲門、睦州說話。」又為慈明大師普說云：「余十七歲便知有宗門事。既落髮，出去禮拜善知識，惟恐這一件事不明了，異時撞入驢胎馬腹中去也。曾因看經得箇歡喜處。」

五年丙戌

師十八歲。按為然侍者普說云：「我初為僧，發蒙在奉聖初和尚處，入室教看『僧問法眼：「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是汝自己。」』話。」初嗣昌擔版，雲門下舉話師家，須提撕三五番云：「是汝自己。」是年，離受業，述偈云：「古佛放光留不住，鐵牛無腳也須行；雖然未踏曹谿路，且喜今朝離火坑。」

大觀元年丁亥

師年十九。按為妙圓居士普說：「余十九歲，遊方尋知識。」師初至太平州，遊隱靜杯渡菴，主僧迎待甚厚，且顧伽藍神而言曰：「昨宵將三鼓，夢此人告以今日雲峰悅禪師來，且戒其為待耳。」師謝不敏。及隱靜老宿以悅語為示，恍然過目成誦終不忘。自此，人謂是雲峰後身。按〈雲臥菴主書〉云：「丙子秋，師於鄂渚舟中具言之，故詳載《紀談》。」又按《武庫》曰(《武庫》題篇之說，詳見於後癸酉年)：「師初依瑞竹紹珪和尚，乃琅琊之的孫，因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珪令自見自說。師洞達微旨，珪稱於眾曰：『杲必再來人也。』」又按為慈明大師普說云：「昔在

眾看玄沙語，見瑞巖喚主人公因緣，有歡喜處，遂詣琛，通消息云云。」是年秋，遊廬阜而至郢州。

二年戊子

師二十歲。按為錢承務普說云：「初行腳時，曾參洞山微禪師，二年之間，曹洞宗旨一時參得。」又按《武庫》曰：「郢州大陽見元首座、微和尚、堅首座。微在芙蓉楷會中首眾，堅為侍者十餘年。師周旋三公座下，盡得其旨趣，於授受之際，皆臂香以表不妄付授，乃自惟曰：『禪有傳授，豈佛但自證自悟之法？』遂棄之。」又為方敷文普說云：「微卻有悟門，只是不合將功勳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類許多家事來傳。被我一傳得了，寫作一紙，牓在僧堂前。大丈夫參禪，豈肯就宗師口邊喫野狐涎唾？盡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底。」

三年己丑

師二十一歲。按為真空道人普說云：「山僧大觀三年至舒州，依海會從禪師，乃羅漢南公嗣子也。」師未幾至寶峰挂搭，受宣州化主。十二月二十日，離泐潭，洞山廣和尚送師頌曰：「杲公化主化宣陽，彼處檀那盡吉祥；回復祖師堂上獻，生生世世永馨香。」

四年庚寅

師二十二歲。持缽宣州。按為然侍者普說：「四月八日，遇奉聖初和尚上堂問話畢，初顧視笑曰：『寶峰化主何不出來？』我即出問：『承和尚有言：「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尒如然？』答曰：『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進云：『鸞鳳不棲荊棘樹，燕雛猶戀舊時窠。』答曰：『三年不相見，便有許多般。』進云：『只如適來僧道：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又作麼生？』初便喝。進云：『這一喝，未有主

在。』初回頭取拄杖稍遲，我便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拍手一下，歸眾。你看！我那時何曾安排來？」

政和元年辛卯

師二十三歲。持缽宣州。師為侍者曰：「寶峰作丐，以一年為限。余以目錄未遂，餘八箇月，因館于兄之家。一日，夜至五鼓，睡中見馬祖喚云：『起！施主西門俟汝之久。』」師盥沐罷，將至奉聖寺前，偶邑人周節夫與僕荷橐而至，於旅亭少憩。語次，詰師此行，師以實對，節夫乃邀至其居，出橐金以足目錄，津遣回山。乃是年八月也。後師兩住徑山，節夫往來無間，師待之甚厚，蓋不忘其往日之惠也。

二年壬辰

師二十四歲。居侍者寮。按《武庫》曰：「湛堂一日至寮，見看經次，乃問：『看甚經？』對曰：『《金剛經》。』湛堂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什麼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湛堂曰：『你做得箇座主使下。』」一日，侍次，湛堂視師指爪云：「想東司頭籌子不是汝洗。」師即承訓，交代黃龍忠道者作淨頭九箇月。按《普說》：「某自聞湛堂和尚此說，終身不養爪甲，纔長一菽不剪，湛堂和尚便於手指上出現。」此乃誠服其訓導也。

三年癸巳

師二十五歲。在淨頭寮，因書雲峰悅和尚小參語於座右。一日，廣道者至寮，見之，乃私語湛堂曰：「宣州杲兄以雲峰小參為警慕，非碌碌餘子之比。」湛堂曰：「此子佗日必能任重致遠。」是年八月，復歸侍者寮。

四年甲午

師二十六歲。一日，湛堂問曰：「你今日鼻孔為什麼無了半邊？」對曰：「寶峰門下。」湛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於粧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什麼？」對曰：「姓梁。」(梁乃湛堂姓也)湛堂以手自摩頭曰：「爭柰姓梁底少箇襍頭！」對曰：「頭雖不同，鼻孔彷彿。」湛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問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參、普說，你也做得，只有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對曰：「什麼事？某甲不知。」湛堂曰：「囚！你欠者一解在。你不得者一解，我在方丈裏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時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處。」

五年乙未

師二十七歲。是年季夏，湛堂示微恙。及疾亟，師問曰：「和尚若不起此疾，教某甲依附誰可以了大事？」湛堂良久，乃曰：「有箇川勤，我亦不識佗。你若見佗，必能成就此事；若見佗了不得，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參禪。」湛堂遷化後，其平日說法語要不許抄錄，太半師憶持誦出、集成，攜謁洪覺範以議編次。覺範題其後云：「石門雲菴示眾之語，多脫窠臼，于時衲子視之如春在花木，而不知其所從來。余每謂此老人可以起臨濟之仆。哲人逝矣，切嗟悼之，以謂世莫有嗣之者。湛堂於余為弟昆，自其開法，未嘗聞其舉揚；歿後百餘日，得此錄於杲上人處，讀之喟曰：『雲菴餘波，乃發生此老種性耶！』」按塔銘曰：「政和乙未七月二十二日，洪州寶峰住山，準公入滅，闍維之，得五色舍利無數，目睛不壞，建塔于南山之陽。其徒志端、宗杲與同志李彭等，相與議曰：『孰能銘吾師之塔？』彭曰：『無盡張公於真淨父子有大法緣，吾師行解相應，非張公之文，不足取信後世。

眾中有可往見公者乎？彭願錄行狀以獻。』師曰：『某甲雖不識公，聞公家風，先行業而後機辯，願請以行。』」

六年丙申

師二十八歲。往兜率，求照禪師書為紹介；之荊南，求塔銘於無盡居士丞相張公。天覺李商老以詩送師云：「落絮霏霏攪客心，鳴鳩歷歷喚春陰；未於蓮社添宗炳，先向蘭亭減道林。遠嶠雲屯鐘聲晚，諸天目斷薜蘿深；詩緣病廢苦無思，為子送將聊一吟。」相見次，立而問曰：「上人秖麼著草鞋遠來？」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曰：「二十八。」公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兩箇。」公曰：「什麼處學得這虛頭來？」曰：「今日親見相公。」公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復問：「遠來有何事？」師趨前曰：「泐潭準和尚示寂，荼毗，目睛、牙齒、數珠俱不壞，舍利無數。山中耆舊皆欲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特特遠來，冒瀆鈞嚴。」公曰：「被罪于茲，未嘗為人做文字。今有一問問上人，若道得即做；若道不得，與錢五貫裹足歸兜率參禪去。」曰：「請相公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曰：「是。」公曰：「我不問者箇眼睛。」曰：「問什麼眼睛？」公曰：「問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曰：「老夫為佗點出光明，令教照天照地去也。」師復趨前曰：「先師多幸，謝相公作塔銘。」公笑而已。又問曰：「汝草屨行乞數千里，通名以見余。尒師準吾知之久矣。爾不遠辛苦而來，於準亦有得乎？」對曰：「若有得，則不來見大丞相也。」公曰：「咄！者掠虛漢。」由是著之。其序略云：「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先佛世尊滅度，弟子收舍利起塔供養；趙州從諗舍利多至萬粒；近世隆慶閑、百丈肅，煙氣所及，皆成舍利。大體出家人本為生死大事，若生死到來，不知下落，即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臨終付囑，一一分明。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以來，舍利豈有體性？若

其梵行精潔，白業堅固，虛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氂不失。世間麤心，於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顧，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其可得乎？」又按張德遠丞相作師塔銘曰：「湛堂歸寂，師謁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盡門庭高天下，少許可見。師一言而契，下榻，朝夕與語，號之曰妙喜，字之曰曇晦。」師既歸，以道路之艱，乃告於商老，商老作清餓賦以戲師。商老與師最為莫逆，往來石門歐阜，追隨無間。以師卞急，因作佩韋賦以贈之曰：「李子曩有卞急疾，中歲少愈，夷粹自得，唯妙喜公政爾無敵，拽斷鼻繩，因風奔逸。念佩韋之戒，作賦以勉之曰：『妙喜來前，藥言甚力，吾嘗折肱，泛濫在昔。邾子好潔而廢於爐，魏妓授歌而取誅殛，禰衡持桄杖而大罵，周公出火攻於下策，袁彥道擲樗蒲而怒，王藍田踐雞子於屐，或逐蠅而拔劍，或搗蜂而聚液，是皆喪大真於俄頃，蹈禍機於飄忽。』」妙喜於是開懷，以受盡言，止乎是也，乃曰：「此吾之三益，盍書之以為吾盤盂机杖之銘乎！」故李子夜呼燈，醉索筆，為妙喜三令五申之而不惜也。李作此賦，乃是年六月二十五日夜也。

七年丁酉

師二十九歲。是年開《大寧寬和尚語錄》，求序於覺範，其略曰：「余猶及見前輩，能言老黃龍同時所遊從，有若楊岐會、翠巖真、大寧寬，皆一時號明眼。而會、真所得法子，照映江左，語言布寰宇，獨寬公少見機緣。有石門宗杲上人，抗志慕古，俊辯不群，遍遊諸方，得此錄，讀之喜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此語老成典刑也，其可使後學不聞乎？』即唱衣缽從余求序，其所以命工刻之。嗚呼！杲之嗜好，可謂與世背馳。彼方尊事大名譽者，傳受其語，而杲獨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語欲以誇學者，不亦迂乎？雖然，會有賞音者耳。」師在寶峰雖未參得禪，先會汾陽十智同真，愛他面目現在，遂作頌云：「兔角龜毛眼裏

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因舉似覺範，覺範歎曰：「作怪！我二十年做工夫，也只道得到者裏。」

八年戊戌

師三十歲。參潛菴源禪師於豫章之章江。按《武庫》曰：「潛菴老源和尚退居章江，師參扣之久。一日，室中舉僧在大愚會中誦《金剛經》，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驀然有省，遂白芝，通所悟。芝遂指禪床前狗子云：『狗子虀？』僧無語，芝便打。」(即慈濟大師實緣，嗣北塔祚和尚，奉敕住南華，與雲峰悅和尚厚善)潛菴舉前話，至「不生法相」處，「芝云：『狗子虀？』你作麼生會？」師對曰：「狗子。」潛菴大稱賞之，謂其不生法相也。師後曰：「大愚芝禪師方便善巧，如珠走盤，不留影跡。今以實法與人，豈不孤佛祖之心乎？」時請海會從禪師住豫章觀音，師以親近故，乃述疏云：「道須神會，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無容擬議，豈用提撕？長老從公，心契一如，道超三際，白雲巖畔，紅蓮已散於秋風；章水岸頭，玉蕊再敷於春色。念群生之擾擾，嗟六趣之紛紛，背正投邪，迷源逐浪，不逢達士，誰挑暗室之燈？罕遇當人，孰指衣中之寶？願從勤請，無用勞謙。」李商老手錄之，仍題其後曰：「妙喜為觀音，請竹靈叟疏，作語奇峭，若久致力於斯文者，乃知般若之靈驗如此，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為也？」

宣和元年己亥

師三十一歲。依兜率照禪師席下，嘗語侍者：「余宣和改元二月，自觀音而往龍安兜率。至路中，例經改德士，遂憩一山院，以易冠裳。山中卒無布賣，遂以被單製鶴氅。」草堂和尚時住黃龍，靈源和尚退居昭默堂，江西法席以此為冠。師三至山，靈源

與語不倦，謂其徒曰：「杲禪神全似我晦堂老和尚，莫之挽留。」乃作四頌以贈師，期為叔世之舟筏。而屢造草堂室中，堂嘗曰：「宣州杲兄見地明白，出語超邁，乃吾家千里駒耳！」因陞座次，師為眾請益進語，有云「拈得道旁芒草索，翻身擊碎鐵圍山」之句，堂深喜之。時韓子蒼宰分寧，洪覺範寓雲巖，師與二公從遊久之。一日，師作覺範頂相贊，有「種空花，抽暗楔」之句，二公擊節，大稱賞之。按子蒼送師詩云：「憶昔分寧日，逢師谿上頭；裁書訪彭澤，倚杖話荊州。」(時師得陳瑩中書，欲再往荊州訪無盡居士)

二年庚子

師三十二歲。是年春，再謁無盡居士於荊渚，同唐子西館于府第之西齋，為法喜之遊。一日，居士問曰：「佛具正遍知，亦有漏網處？」師曰：「何謂也？」居士曰：「吾儒尚云：『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然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何故略不言及之耶？」師曰：「且堯、舜、禹、湯與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居士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哉？」師曰：「佛以梵、釋為凡夫，餘可知矣。」居士曰：「何以知之？」師曰：「吾教備言佛出則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居士擊節以為高論。居士又一日語師曰：「余頃在江寧戒壇院寓居，再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因舉似平禪師，平後致書云：『去夏閱臨濟宗派，知居士得大機用，愍諸方學語之流，來求頌。』本乃成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槌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今又數年，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有知余者。公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為

老夫言之。」師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符合。近世得此機用，獨二老矣！」居士曰：「真淨何謂？」師乃舉其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復舉死心拈提語云：「雲巖敢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為甚卻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居士躍然撫几曰：「不因公語，爭見死心、真淨用處？若非二老，難顯雪竇、馬師。由是仰而歎，俯而悲。歎則歎二老與我同志，悲則悲真淨已歿，而新老又不及識。」慨然久之，乃述偈以示師云：「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三人見處同；海上六鼇吞餌去，棲蘆誰更問漁翁？」既而請違，無盡囑師曰：「子必見圜悟，吾助子往。」遂津致行李來京師，師於是年十月離渚宮，無盡乃十一月薨背。按與唐立夫舍人書云：「某宣和庚子同尊丈居無盡書齋及八箇月，從遊甚樂，因作京師之行，自茲分攜，遂成契闊。」

三年辛丑

師年三十三歲。按答關無黨書曰：「伏自渚宮作別，遍遊襄沔，取道南陽，以冬春，雨雪連作，沒溺道塗，其勞有不可勝言者。二月十七日，始至香嚴，少此息肩，偶天寧老子遣价相邀，既是道舊，初不苦辭，因卷裓此來，作度夏計。」又按為鄭成忠普說云：「山僧往年行腳，將入京師，至鄧州天寧，有一蔡州道士，遣人至藏司借《華嚴》、《寶積》二經。余竊知其為佳士。翌日相見與語，果然符合也。」

四年壬寅

師三十四歲。初至京師，擬依法雲佛照杲和尚會下，適佛照退居景德鐵羅漢寺，躊躇將半月，未決去留。因追繹湛堂遺訓，時佛杲和尚居蔣山乃竟，欲往焉，而同志勉之曰：「江淮豈此老久留？都下有闕，必此來也。」遂依咸平普融平禪師法席。按答王

大受書云：「密首座，某與渠同在普融會中相聚，盡得其要領。」一日，因上堂謝知客，有語云：「三門頭忽有箇無面目漢來，又如何與伊相見？」師乃問僧：「今日和尚上堂恁麼道，你作麼生會？不得道遠來不易，不得道且坐喫茶，不得道後架洗腳，不得道寮舍不便；你別著得甚語？」僧無語。師乃舉似普融，融云：「你離卻『作麼生與伊相見』。」師云：「且坐喫茶。」融云：「我情知你跳不出。」師云：「和尚離卻『如何與伊相見』。」融云：「且坐喫茶。」師云：「猶較些子。」咸平，乃太宰王公大觀功德寺，太宰往來無間，而獨喜與師談論。師之酬酢，闊略主賓，其徒有陰忌之者，師頗無奠居意，太宰由是以府第後花囿易菴，遷師居之。

五年癸卯

師三十五歲。居太宰菴，闔府敬事過於所親，四事豐美，用適師意。菴中不事煙爨二膳，及賓客往還，凡有所須，皆府中應給。既親以道，遂忘佚居。

六年甲辰

師三十六歲。九月，圜悟有天寧之命，詔既下，乃私自慶曰：「此老實天賜我也！幸早屆都城，速慰所願。」屢以湛堂、無盡委寄之語以白太宰，欲預往天寧俟圜悟之來。其闔府挽留之意愈篤，乃密令僕役移行李於宅庫，及圜悟將次國門，始託關無黨私喻鑰吏，獨竊祠部而往。乃自惟曰：「當以九夏為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為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謾自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為佛法中人也。」遂贖清涼《華嚴疏鈔》一部，齎之天寧。

七年乙巳

師三十七歲。四月，抵天寧挂搭。按為禮侍者普說云：「五月十三日，因張康國夫人請圜悟禪師陞座，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向這裏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卻坐在淨裸裸處。入室次，圜悟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語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入室，只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纔開口，便道不是；如是將半年。一日，同趙表之方丈藥石次，把箸在手，忘了喫食。圜悟顧師而語表之曰：『這漢參得黃楊木禪也。』」師遂引狗看熱油鐺為喻，圜悟曰：「只這便是金剛圈、栗棘蓬。」居無何，扣圜悟曰：「聞和尚嘗問五祖此話，不知記其答否？」圜悟笑而已。師曰：「若對人天眾前問，今豈無知者耶？」圜悟乃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聞舉，乃抗聲曰：「某會也。」圜悟曰：「只恐你透公案不得。」云：「請和尚舉。」圜悟遂舉，師出語無滯。圜悟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著《臨濟正宗記》以付之，俾掌記室，分座訓徒。師乃炷香為誓曰：「寧以此身代眾生受地獄苦，終不以佛法當人情。」乃握竹篦為應機之器，於是聲譽藹著，叢林咸歸重之。按圜悟跋示師法語後云：「杲首座昔遊叢林，遍見大有道之士，軒昂騰踏，不可羈縻。曾於渚宮與無盡居士投契，公雅重其器，每囑曰：『應須見佛果。』宣和中，會余被旨領天寧，渠即先一日入堂。已而造室中，發語果異，嘗陞座，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即大瞥然。自尒，命於方丈側，寅夕與之鍛煉。以白雲老師昔所示有句無句，渠盡伎倆百種，開展悉列下，幾乎以為心倖移換。初無實地，因志誠語之。昔佛鑑與余正興是謗，使更絕意探賾，當

不較多。後來驀然猛省，盡脫去機籌知見玄妙，因為渠云：『正好參禪也。』即踴躍向前，從頭一一加針錐，始浩然大徹。余不喜得人，但喜此正法眼藏有覷得透底，可以起臨濟正宗，遂於稠人中指令分座，訓徒久之。會都下多故，理瓶錫出汴，臨分，書此以作別。間年餘，自平江虎丘得得上歐阜再集，至山之次日，入首座寮，闔山數百衲子聳動。屢作師子吼，揭示室中金圈栗蓬大鉗鎚本色，久參之流，靡不欽服。而德性愈恬穩洪，無諍之風怗怗，不較勝負，只欲深藏山谷，效古老火種刀耕，向钁頭邊收拾，攻苦食淡。兄弟木食澗飲，草衣茅舍避世，俟時清平，即發悲願，真大丈夫慷慨英靈奇傑之人所企。步囚再為細書，仍作是跋焉。」又書送師持缽頌後：「杲公妙喜，宣和末投誠於天寧，密室四十二朝昏，而於一言之下領略。尋掌盂入廛市，發意甚銳。臨行，作偈以餞之，不惟以一期小緣，要欲結萬人之志，洪荷此千二百斤擔子，既已了能事，即入記室，椎拂之下訓徒，四方雲衲駢臻。遽遭金人渝盟，彼彼拂衣出汴，相分歲華，聿會于雲居首眾，即持舊語俾書之。」按此二跋，師乃是四月初一日挂搭，圜悟初二日入院，五月十三日悟道。自四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三，乃四十二日。悟道後，持缽化緣畢，入書記寮明矣。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

師三十八歲。居天寧記室，分座訓徒。按圜悟舉師立僧上堂曰：「鶻兒未出窠，已有摩霄志，虎子未絕乳，已有食牛氣，況復羽翼成，況復爪牙備，奮迅即驚群，八面清風起，一條脊梁硬似鐵，一條白棒掀天地，相與建法幢，展衲僧巴鼻。」按祭圜悟文云：「某宣和末謁無盡居士於渚宮，是時，年盛氣銳，眼高四海。公不惜推轂之力，寅緣幸會，始獲投足於汴都天寧之室咨決大事。會陞堂，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之句，渙然冰釋，尋以古今商確『有句無句』，晨鍛夕煉，了無凝滯。蒙於稠人中指令分座，有『相與建法幢』之語。」(《七會錄》以「相與建法

幢」為雲居上堂，非也)一日，徐師川同圜悟至寮，見圜悟頂相，師川指云：「這老漢腳跟未點地在。」師謂師川曰：「甕裏何曾失卻鱉？」師川云：「且喜老漢腳跟點地。」師云：「莫謗佗好。」一日，圜悟問曰：「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對云：「此是第二句。」又問：「巖頭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作麼生？」對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四月，賜紫衣師號。按塔銘曰：「師於有句無句言下得大安樂法，縱橫踔厲，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如蘇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瓴水轉圜石於千仞之阪，諸老斂衽，莫敢當其鋒。于時士大夫爭與之遊，雅為右丞相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師號佛日大師。時女真之肆驕，取禪師十數，師為首選，圜悟遣惇上人侍行。有西密三藏，俱館金明池上，日與論義，密深敬服。虜酋壯，師不少屈，由是一眾獲免其行。」師於是年八月出京，按呂居仁送惇上人之雲居省師詩曰：「杲公昔踏胡馬塵，城中草木凍不春；胡兒卻立不敢問，其誰從者惇上人。袖手歸來兩無語，而今且向江西住；雲居老人費精神，送往高安灘頭去。」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丁未

師三十九歲。居楊州天寧，十月，同琳、普明渡江，省侍圜悟于金山，信宿而別。偕隆藏主之吳門，少憩寶華，次虎丘，遂館于前資。按《武庫》曰：「圜通秀禪師云：『雪下有三種僧。』余丁未冬在虎丘親見之，不覺失笑，乃知前輩語不虛耳。」

二年戊申

師四十歲。居虎丘。按為錢子虛普說曰：「余昔請益湛堂『殃崛摩羅持佛語救產難』因緣，湛堂雖設方便，余實不曉。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為深行菩薩，難可知，無

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為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尒，見眾生身在四流中，為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為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十月，省覲圜悟於雲居，道由金陵訪韓子蒼待制，留五宿而別，泛舟泝流以抵星渚。至山，次日入首座寮。按子蒼答師書云：「邂逅金陵，雖適我願，然始不謂，遽往廬山，故對床夜談，不過四五。自離岸至今，不聞消息，極以憂懸。得書，乃知到山旬日，道路安穩，又知便首眾僧與老和尚分座說法，良深慰喜。昨煩作覺範行狀及出世入寂月日，欲為作一銘，託同安入石，切不可緩也。」秉拂，略曰：「夷門昔日呈家醜，拈出無邊栗棘蓬；今日歐峰孤頂上，幸然無事又相逢。相逢即且置，其中事作麼生？若有道得，便請歸堂；若道不得，打葛藤謾你諸人去也(云云)。」會中時多龍象，以圜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一聞提唱，無不屈服。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眾問：「眉間挂劍時如何？」師云：「血濺梵天。」圜悟時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眾，叢林由是改觀。

三年己酉

師四十一歲。雲居首座寮，一日因遺火燒卻簾，次日告香，拈狗子無佛性話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雲門大師道：

『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口？』」遂作頌云：「趙州狗子無佛性，道火何曾口被燒？昨夜忽然簾上發，南海波斯鼻孔焦。」時圜悟有歸蜀意，師於中夏遣參徒於雲居山後，尋得古雲門舊址，欲刱菴以居。按圜悟與耿龍學書云：「杲佛日一夏遣參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茅隱遁，其志可尚，今令謙去，山叟為書數語及疏頭亦欲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觀，渠正欲奉鋤，更在高裁也。」圜悟是年閏八月退雲居，復示師住菴法語云：「古德住山，率刀耕火種，不蓄長物，蕭然布衲，麤衣糲食，將大有為也。慕義學道，兄弟相從，一切以寬量大度包納之，不暴怒、不峻阻，慈悲喜捨，以身帥之。蓋菴居五七間，不比叢林寬廣，咳唾動靜，無不與耳目相接，若一一責之以禮，則久久生怨，驀地顏色相及，便見參商，即攪道義。豈不見藥山數十年牛欄菴，只七八人，其後皆為大法器；風穴和尚單丁久之，只二三相從，後來麟象駢集，答問汪洋，謂之眾吼；溈山十年煮橡栗喫，晚年大安來者，著五百眾；大梅入深山幽谷，初不與世接，因鹽官僧採拄杖乃逢之，問酬徑截，後半千人。今既不得已，作避世隱遁，正欲韜晦，俟時清平，然後行己之願，豈可以小忍而亂大謀哉？一切但低細和合，先防自犯三業，提向上那一著子，教兄弟日有趣向，自然忘倦，向前去也。俗諺所謂『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要須廓落寬容，半見半不見，且圖長久，斷與常流異矣。教中道：『如為一人，眾多亦然。』三家村裏數間茅屋立，成箇本分規繩，不嚴不緩，凡百折衷，佗日便更多多益辦也。古人佩韋佩絃，各攻其偏，惟務中道而行，況辯智過人，不能照此細務，但患逞俊太過，一色便自性，久之便不好耳。此去有人議論，應當回轉著，亦令讚歎，非常人所可及乃善。更有一箇急要最後句，不免略說之：『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四年庚戌

師四十二歲。是年春，遷海昏雲門菴，時開善謙、薦福本、東林顏、雪峰空，凡二十餘人，侍師而往，朝參暮請，聲譽藹著。九月，以盜賊猖獗，避地湖湘。抵長沙，訪佛性泰禪師於谷山，師與之雖法門昆季，而未之識。一見，果合符契，商今確古，語必終日，坐必達旦。佛性喜楊岐正宗有賴於師，特揭振祖堂以館之。一日，師曰：「香嚴悟道頌，『一擊忘所知』五字，曲盡其妙，後七句皆注腳耳。」佛性曰：「五祖師翁頌狗子無佛性，只消趙州露刃劍足矣，餘皆剩語。」二人欣慰，各以為然。邊境既肅，遂作江西之行。按子蒼寄圜悟書云：「妙喜菴于雲門，方成法席，以賊近境，散去。近來豐城相見，云過谷山，見泰老甚安穩也。」

紹興元年辛亥

師四十三歲。登仰山，邂逅東林珪禪師。按東林跋頌古云：「余靖康元年結茅分寧西峰。建炎四年，遷仰山。明年，妙喜自湖外來，一見相契，遂定楊岐宗旨。二月，復還雲門菴，題《高菴悟禪師語要》，示學徒雲門舉起竹篦五頌。」

二年壬子

師四十四歲。深山闃寂所處，皆正因學道之士，而師不倦椎拂，日夕與之鍛煉。一日，為眾曰：「此事人人具足，各各圜成，只向自己分上辦取。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意在那裏？意在鉤頭，只要各各自知獨尊。只如長慶稜和尚悟道了，有頌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塗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這箇須是自肯始得。我說底盡是塗中事，去禪床角頭覓說佛說法，說妙說玄、事理心性，盡是塗中事，且那箇是獨露底身？大丈夫漢須是自肯始得，那裏去古人舌頭上覓？纔見人道是，你也道是；道不是，你也道不是。只在聲色上走，有什麼交

涉？」又曰：「今時人盡是順顛倒、不順正理。『如何是佛？』『即汝心是。』卻以為尋常，及至問：『如何是佛？』答云：『燈籠沿壁上天台。』便道奇特。豈不顛倒耶？」又曰：「我這裏禪如擊石火，當一擊時，拈起法燭點著便行，纔眨眼便蹉過也。這些子不妨是難。」又曰：「兄弟做工夫，不消舉因緣，只去近處看，只如六祖為明上座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當恁麼時，一切不思量，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但恁麼看。」又曰：「此事大段近，因甚不會？」良久，曰：「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三年癸丑

師四十五歲。東林珪禪師自仰山來同居，各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按東林書頌古後云：「紹興癸丑四月，余過雲門菴，同妙喜度夏，山頂高寒，終日無一事，相從甚樂。妙喜曰：『昔白雲端師翁謝事圜通，約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峰，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今亦同夏，於此事跡相類，雖傚顰無媿也。』遂取古公案一百一十則，各為之頌，更互酬酢，發明蘊奧，斟酌古人之深淺，譏訶近世之謬妄，不開知見戶牖，不涉語言蹊徑，各隨機緣，直指要津，庶有志參玄之士，可以洗心易慮於茲矣。」臨川太守曾公紆以廣壽虛席，請師莫之得，遂託待制韓公子蒼及舍人呂公居仁，以書勸諭。庶幾，肯就，而師堅志莫屈。按子蒼書云：「昨顏知藏歸，附書奉勸，以彼太闃寂，山下時有劫掠，似非禪定之所，不若與眾來此，或須卓菴，極易事耳。不知何故，了不見聽。今郡守欽仰道德，且采眾論，特屈公高躅說法。廣壽不肖，語之曰：『此公誓不出世，雖堅請必不來；然自聞議定一方，道俗無不延跂。』昔汾陽累請不出，後來自要住院，乃知通人，或出或處，豈嘗固執？況今禪道頹壞，所以圜悟望公振起楊岐之風，若孤峰頂上草衣木食，終不為人，此則獨覺行也，豈圜悟之意哉？」九月，同

珪禪師之臨川，訪子蒼、居仁，謁草堂和尚於疏山，因館子蒼之西齋。按普說云：「子蒼為此事甚切，與某鼻孔廝拄者半年。」

四年甲寅

師四十六歲。是年二月，作七閩之行。按子蒼贈別詩，其略曰：「幻世吾方夢，迷津子作舟；禪心如密付，當為少淹留。」又有「還應雪峰老，領眾待雲門」之句。三月，至長樂，館于廣因寺，因遊雪峰，適建菩提會，真歇了禪師請為眾普說。其略曰：「今夏在廣因，開箇燈心皂角鋪子，隨分說些麤禪，室中問一句子，不思量計較，天真自然，道得一句，便與一拶，擬議不來，劈脊一棒，別無細膩工夫。忽然打發一箇半箇，卻教上來，就大爐韝，事同一家。」按為超、明、海三大師普說云：「尼長老妙道，號定光太師。往年在雪峰諸處參禪，聞我在廣因，遂破夏來求挂搭。山僧向佗道：『我自是客門，取長老去。』長老諾之。其時只七十僧。一日，兩遍入室，因為光藏主舉話次，道在外面聽得有歡喜處，便來吐露云：『適聞和尚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理會得。』當是便問佗：『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如何會？』云：『妙道只恁麼會。』道聲未了，山僧云：『囚！多了箇只恁麼會。』渠乃瞥地。」

林適可司法刱菴於洋嶼，延師居之。時宗徒撥置妙悟，使學者困於寂默，因著辨正邪說而攻之，以救一時之弊。按示遵璞禪人法語云：「甲寅春，余自江左來閩，有祥雲曇懿長老開法莆中，衲子輻湊，璞亦從之為表裏。余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懿，令暫來。懿畏得失，遲其行，遂因小參，痛斥其非，揭牓于門，以告四眾。懿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證，只如舊時，遂語之曰：『恁麼見解，何敢嗣圜悟？便退卻院來。』懿夏末果不食言，璞亦繼至。一日入室，余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什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

三十棒。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曰：『有。』余曰：『笥。』僧擬議，余便喝出。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許多惡知惡解，遂成箇灑灑地衲僧，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腳踏實地。」有彌光禪人，叢林號光狀元者，蓋在洋嶼最初得法。一日入室次，師問曰：「喫粥了也，洗缽盂了也，燒香了也，行道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光云：「裂破。」師厲聲曰：「你又來這裏說禪也！」光於言下契悟，呈頌云：「當機一拶怒雷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卻口。」師即撾鼓說偈以證云：「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是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又鼎需禪人入室，師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師以竹篦打，至三下，需忽大悟，不覺叫曰：「和尚已是多也。」師又打一下，乃示一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卻眼，奪卻符，趙州東壁挂葫蘆。」又大悲閑長老，年八十有四，隨眾入室。師問：「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閑曰：「扶不起。」師曰：「扶不起是什麼人？速道！速道！」閑擬對，師便打，忽然大悟。復示以頌：「一棒打破生死窟，當時凡聖絕行蹤；返笑趙州心不歇，老來由自走西東。」菴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輩。答曾天游侍郎、吳元昭提刑問道書，示祖元禪人、曇懿長老等十三頌，以頌戲了然居士，鄭舉之作珪竹菴讚，擬泉大道作藟苴歌，送文紀道者持缽。

閩士鄭昂早聰銳，該洽三教，粗見尊宿所至，談禪自若，聞師力排默照為邪，昂忿氣可掬。一日持香來，聲色俱厲，引釋迦掩室及達磨魯祖面壁等語，與師辯白。師曰：「我只將你屋裏底為你說。《莊子》曰：『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亦言而足處，但措大多錯會。《肇論》：『釋迦掩室於摩竭。』四義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何得向黑山鬼窟裏坐

地？先聖訶為解脫深坑，極可怖畏。蒙莊座主尚不滯於默然，況祖師門下客，纔開口，便落今時，有甚交涉？」尚明不覺作禮。師復徵以生死大事，乃省悟悅服。是冬，以浴司拾官夫所伐棄樹梢燠浴，縣尉私意追擾菴鄰，師即拂衣過莆陽，憲使督尉躬請不已，戲作偈寄檀越曰：「雲門燒浴盜官柴，帶累傍人枉受災；寄語嶼頭諸施主，已成鮑老送燈臺。」

五年乙卯

師四十七歲。正月，赴蔡子應郎中天宮菴之命。泉南給事江公少明刱新菴於小谿之上，延師以居。按韓子蒼答少明書云：「竊知草菴得妙喜師開山，不喜妙喜得此菴，喜此菴得妙喜。然此道人孤高絕俗，與世寡合，此正其所長，以故惡嫉者眾，惟曠懷偉度，乃能期之於物外。若得安居，使圜悟之風焜燿泉南，實叢林盛事。」又按師答郡王孟公仁仲、樞密徐公師川書云：「去春入閩，憩廣因、洋嶼及八箇月，而蔡子應以莆中靈巖天宮菴見招，坐席未煖，江少明復以今新菴遣人相延，遂領長樂五十三衲子卷裹此來。四月初一入菴，見今內外度夏者二百人，皆叢林老成、從遊士夫、一時名士，如：李參政漢老、江給事少明、蔡子應郎中、儲彥倫、李端友、蔡春卿正卿諸公，咨問扣擊，拳拳不倦。雖菴居幽僻，正拙者之所宜也。」一日，因師示眾，舉自頌趙州庭前柏樹子話，拈云：「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因甚特地尋言語？」良久，云：「當初將為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李參政聞之，忽然有省，乃謂師曰：「若無後語，邴亦領略不得。」別後，以書與師曰：「近扣篔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

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不玷於法席矣。」蔡子應郎中亦以書通所得於師，略曰：「某近看狗子無佛性一語，恰似平地釘箇繫驢橛子，一除除卻，頓覺廓然，本無罣礙，一切文字語言已沒交涉。故見得竹篦子徹底分明，信知從上佛祖切要為人處，尤無多子，便見自己腳根下一段大事，明如皎日、廓若太虛，從本已來，不生不滅、不變不易，赤骨歷地，著一絲毫不得，直饒千佛出世，亦無摸索處，菩提煩惱、真如涅槃，皆為剩法；花梢柳眼種種勝妙境界，盡是榼[木*(文/韭)]。阿羅應時瓦解冰消，慶快有不可勝言者，因作頌曰：『雲門篦子，逢人便舉；有眼無睛，徒勞下語。』二曰：『狗子無佛性，截斷衲僧命；打破趙州關，識得雲門病。』樞此回若不遇老師，空被從前一知一解以為殊勝，埋沒過此一生，豈不可惜也！」師之所答，備於語錄。

六年丙辰

師四十八歲。住泉州雲門菴，四月十六日，圜悟和尚訃音至，舉哀拈香，指真云：「這箇老和尚，一生多口攪擾叢林，近聞已在蜀中遷化了也，且喜天下太平。雲門昔雖曾親近，要且不聞他說著箇元字腳。所以今日作一分供養，點一盞茶，燒此一炷香，熏他鼻孔，即非報德酬恩，只要辱他則箇。」召大眾云：「既不聞他說箇元字腳，又無恩德可報，何故特地作這一場笑具？還委悉麼？冤有頭，債有主，偶因失腳倒地，至今怨入骨髓。」遂燒香。祭文略曰：「某近蒙大丞相張公委僧祖秀報成都府昭覺圜悟先師去年八月初八日示寂，闍維，煙所及處，五色舍利如菽，道俗祖送，悲動門蜀，間關萬里。訃音不以時，乃以是年四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成服，設伊蒲之饌，用展哀思。嗚呼！先師道德高大，麾斥八極，顧其得法之由，與夫平生出處，大略遭遇：明天子，表帥叢林，照映先烈，上自宸扆公卿，下逮閭里負販，草木

昆蟲，戶知之矣，寧復鉤棘敘致，為世俗文字不情之具乎？獨念孤陋不肖，蒙被剪拂之賜，含悽哽塞，其忍默然。(自敘云云)重念先師，眷眷如此，其至者，豈於某有所私也？要之，以付託之重，俾於鑊頭邊覓本分種草，期得一箇半箇，恢張臨濟已墜之宗，開鑿後昆眼目，貴不虛閱世，實先師之志願也。不肖安足以承遺訓？區區圖報，未知所從，此其所以含悽哽塞，不能自已，傾倒底蘊，先師實臨之。」至晚小參，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如何？』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云：「今日忽有人問：『雲門圜悟老師遷化向什麼處去？』只向佗道：『入阿鼻大地獄去也。』『未審意旨如何？』『飲烊銅汁，吞熱鐵丸。』或問：『還救得也無？』云：『救不得。』『為什麼救不得？』『是這老子家常茶飯。』」十月，李參政漢老、呂舍人居仁、鄭編修尚明同訪師，令莆田鄭元亮寫師頂相，三公述讚書其上。(讚見後錄)師自題曰：「趙州云：『似則打殺老僧，不似則燒卻幀子。』盡謂此本逼真，獨未見有下毒手者，放過一著，兩手分付鈍叟。」(鈍叟，尚明自號也。)作釋迦出山相讚、趙州和尚、圜悟和尚真讚。

七年丁巳

師四十九歲。住小谿雲門菴。按祭圜悟和尚文曰：「大丞相張公德遠出蜀，先師餞別，臨分袂握手，以不肖孤蹤囑之尋訪，以至忍泣，意欲推挽為出世利物之事。張公之在閩也，以先師之故，忘位皃之崇，招以尺書，偶緣疾疹，不果一千典謁。然某素有不出人前之戒，業已退藏，豈復有所覬覦哉！」又按塔銘曰：「浚在蜀時，勤親以師，囑謂真得法髓。浚造朝，遂以臨安府徑山延之，恐師痛事韜晦，必欲致師，移書泉守劉公彥脩趣其行，不得已，旛然而起。」按題佛燈珣禪師祭文後云：「余紹興丁巳春赴

臨安府尹之命，主國一法席。」又按答泉守劉公書云：「五月初離泉南，冒大暑，艱苦備嘗，七月方抵三衢，呂丞相易疏帖遣人至衢相候。」超然居士趙表之，曩與師同法席于大梁歐阜，每以不宦遊、出世為戒，時表之偶辟南外宗正司，師赴徑山，適會衢之官驛，師述偈見意云：「超然妙喜兩同參，驀地相逢各負慚；我去住山君躍馬，前三三與後三三。」十七日，至臨安。二十一日，開堂於明慶寺，下座次，少卿馮公楫問曰：「和尚常言不作這蟲豸，為什麼今日敗闕？」對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馮公擬議，師便掌之。時群僚失色，馮大笑曰：「長老與楫佛法相見。」二十四日入院，九月歸受業，眾請小參，說偈：「山僧昔為童子時，一念知道出家好；卻因脫白此伽藍，今日重來稱長老。兵戈之後亡者多，現前耆宿喜無惱；以尊就卑離我人，咸請舉揚無上道。後生當發勇猛心，四海求師宜撥草；徑山奉勸不虛施，辯口維摩須靠倒。」次，寧國眾道友請陞座，說偈：「只這些兒住處，是吾生長之地。別去二十七年，日月疾如彈指。(政和元年辛卯持缽，至紹興七年丁巳，計二十七年)走遍天下叢林，意圖出離生死，報答父母重恩，不是等閑遊戲。平生得箇剛強，方與佛祖出氣。今朝依舊還鄉，親戚百無一二；道是昔人猶非，道非昔人猶是。莫作是非論量，透過世間出世。慇懃普勸諸人，急著眼睛看取。」冬，持缽鄰郡，訪雙槐居士鄭禹功於璉市，作佛燈珣禪師真讚、金華聖者畫像讚，題吳氏六湛堂。

八年戊午

師五十歲。乃入院之明年，眾將一千，皆諸方角立之士。師行首山令，起臨濟宗，憧憧往來，其門如市，學徒咨扣，日入玄奧，規繩不立，而法社肅如也，由是宗風大振，號臨濟再興。時給事馮公濟川、無著道人妙總，同坐夏山中，馮館不動軒，日只一食，長坐不臥。按示永寧郡夫人法語云：「一日，因示眾，舉藥山初參石頭及馬祖因緣，濟川、無著纔聞提撕，各有省悟。下

座，濟川隨師上方丈云：『某甲理會得。』師曰：『居士如何？』濟川云：『恁麼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嗍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嗍哩娑婆訶。』師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師遂至無著寮舉濟川語，無著云：『妙摠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以為莊子註郭象。』師乃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無著遂作頌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俱拋棄，贏得莊周蝶夢長。』師以頌示之曰：『汝既悟活祖師意，兩段一刀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按為瑩上座普說云：「因遣道謙往零陵問訊紫巖居士，謙中途打發大事。及歸，老僧半山亭望見，便云：『這漢和骨都換了也。』謙聞之大驚。」這些驗人處，設使釋迦、達磨來亦不讓。作不動軒記、答樞密富公季申問道書。冬，行化吳門，作慧日雅禪師真贊。

九年己未

師五十一歲。是年龍象駢集，坐夏者一千七百，有奇舉。悟本、道顏二座元分座訓徒。按真讚曰：「一千七百癡衲子，圍繞這箇無明叟。以神龍未有封號，敷奏于朝，蒙賜侯，曰廣潤，廟曰靈澤。」謁丞相張公德遠于四安，求圜悟和尚塔銘。按畫像讚曰：「初識公于京師，後十五年，再會吳之四安。」又按答佛性泰禪師書：「屬者訪張丞相弟兄艤舟、霅川，為數日之款，已為先師製得塔銘，見刊石，佗日尋便奉寄。」答陳季任少卿、趙道夫待制、劉彥脩寶文、彥沖通判問道書，作布袋和尚、臨濟和尚畫像讚，贈醫師王公繼先、參政劉公大中頌，題超然居士六法圖，作普照英禪師真讚，祭韓子蒼待制、江少明給事文。

十年庚申

師五十二歲。刱建千僧閣。時侍郎張公九成、狀元汪公應辰登山問道於師。張與師談格物之旨，師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擬議，徐曰：「師豈無方便邪？」師笑而已。張曰：「還有樣子否？」師曰：「不見小說所載：唐有與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存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像首，其人在陝西，忽頭落。」公聞之，頓領厥旨，乃題偈于不動軒壁間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又一日，問曰：「前輩既得了，何故理會臨濟四料揀則甚議論問？」師曰：「公之所見，只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邪？」公遂舉克符問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師曰：「余則不然。」公曰：「師意如何？」師曰：「打破蔡州城，殺卻吳元濟。」公於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或與聯輿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然九成了末後大事，實在徑山老人處，此瓣香不敢孤負佗也。」一日，與師坐於方丈，偶僧持師頂相求師自讚。師曰：「無垢！試為題之。」公點筆疾書曰：「擊石揚沙，驅雷逐電，一觸其鋒，神飛膽戰，未及領略，火蛇燒面。」公擲筆于案，自有得色。師笑曰：「意未盡在。」公曰：「和尚如何？」師應曰：「何不道此是阿誰？徑山老漢。」公唯唯，復書之。答劉大中參政、張仲暘提刑、許壽源司理問道書，作祭喻彌陀文、佛燈珣禪師塔文、讚草堂和尚像。

十一年辛酉

師五十三歲。千僧閣告成，師遣介泉南求記於李漢老參政，其略曰：「師於臨濟為十二代孫，其道大故，其攝者眾；其門峻故，其登者難；其旨的故，其悟者親；其論高故，其聽者驚且疑；而同時者，譏毀嫌謗，不勝其忿。然四方學者或自謂親證，或幾號罷參，皆肩摩袂屬沓來於座下。而公所遇之，未嘗假詞氣、接慇

勸，拒之而不去、疏之而益親，至於水洒梃逐，而戶外之屨常滿。平時不喜者，亦皆鉗喙結舌，歎息其不可及。吾不知公之道，自有以使之耶！院去城百里，自唐國一禪師始斬蓬藋，驅龍蛇而居之。寺無常產，山之神龍實助其緣化。公至之始，眾纔三百，二年法席大興，眾將二千，而院有僧堂二，不足以容，刱意於寺之東鑿山開址，建層閣十楹，以盧舍那南向，巍然居中，列千僧案位於左右，設連床，齋粥於其下。經始於十年春，越明年春告成。余嘗問道於公，聞之而歎曰：『非成是閣之難，致其眾之難；非致其眾之難，道行而不能使其眾不至之難。』一閣之成，在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之者以為奇特，不亦陋甚矣哉！獨喜其道行，而眾從之，故為書其本末，且以諭夫。」是年四月，侍郎張公九成以父卒哭，登山修崇，師陞座，因說：「圜悟謂張徽猷昭遠為鐵鏟禪，山僧卻以無垢禪如神臂弓。」遂說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子細拈來看，當甚臭皮襪？」次日，侍郎請說法，台州了因禪客致問，有「神臂弓一發，千重關鎖一時開；吹毛劍一揮，萬劫疑情悉皆破」之語。

未幾，遭論列，以張坐議朝廷除三大帥事因，及徑山主僧應而和之，五月二十五日，准敕九成居家持服，服滿別聽指揮，徑山主僧宗杲追牒責衡州。按張子韶答何中丞伯壽書曰：「九成忽棄老親，此心痛割，欲死無路，四月十四奄經百日，顧此冤苦無所舒豁。徑山老人，道眼明徹，超然在生死之表，而一眾凡千七百人，皆不為名聞，精心學道，宜飯此處，可以少慰先考之心。」是日登山，十八下山，而除帥在月末，事理昭灼，當益安命義。按師答馮給事濟川書云：「張子韶四月十四日以父卒哭，十六日請陞座，十八下山，除三大帥卻在四月末。今坐此得罪，事體昭明，豈偶然哉？皆前報世中因緣會遇，一切歡喜順受，償足自定矣！」(二十八日，太保韓公世忠、少師張公俊充樞密使，少保岳公飛充樞密副使)先是元豐戊午，慧雲塑釋迦文像，有異人丁生語寺僧曰：「若像之毀，是人嬰禍。」

于時慧雲後昆忘丁生之讖，毀像新之；正此日，師責衡州，七月至貶所。時昭遠知臨川，師以偈戲之曰：「小郡知州說大禪，因官置到氣衝天。常攜鏟子勘禪客，誰知不直半分錢？」昭遠亦戲以偈酬師曰：「小菴菴主放憨癡，愛向人前說是非，只因一句臭皮襪，幾乎斷送老頭皮。」是年冬，李參政泰發以絕句寄師，其引云：「適衡，聞州郡欲免旬呈，師毅然不可，曰：『無以我累人。』此意豈流俗泛泛者所能窺之哉？感歎成小詩曰：『十畝荒園旋結茅，芥菘挑盡到同蒿。聖恩未許還磨衲，且向階前轉幾遭。』」按為盧時用普說云：「初到衡陽諸處，道友送錢來，因遣兩侍者往嶽山、溈山散處齋僧，衡人初不知是說，因普說，方與言：『宣律師問韋馱天神：「世間功德，何者最大？」曰：「齋僧功德最大云云。」』人即聽信，稍知歸向焉。」

十二年壬戌

師五十四歲。居衡州，廖季繹通直之西園，四方衲子雲委川會，擷糧景從，菴無以容來學，散處花藥。開福伊山遇小參入室，會集其所，師則籃輿往而據丈室。其年蘊聞禪師復至臨安，見有以費孝先之術，決前定休咎，因試問焉。其詩曰：「鴈回始覺瀟湘遠，石鼓灘頭莫怨天。一住十年秦楚隔，木弓重續舊因緣。」蓋謂衡陽及移梅陽矣。(衡陽有回鴈峰、瀟湘石鼓灘，自辛酉至庚午移梅陽恰十年，或云古者以梅木為弓)是年，接草堂禪師書慰問曰：「不續音問逾年，常思慕矣。遊人所傳徑山道旺，安眾甚多，拙者常憂。古人云：『道旺則魔盛，城高則衛生。』今年中夏，忽聞難作，將謂小撓，秋來方得的音，乃知有此禍患，可謂教法凌遲、叢林凋喪，遂致禍及弘護者。賴吾仁久煉真空，頓明心地，不以為憂。世諦如電光、身心如夢幻，樂然隨順，那事無妨，善惡業報，今古難逃。以此段靈光獨耀，想所至處法法圓成，必有神明知鑒，互相安穩，唯望寬懷，一致度外。昔黃檗勝、雲居舜皆有此患，

後得歸源，傳揚正法，心契佛祖，豈虛然耶？如來成道，魔難堅固，老拙暮景相侵，住世不久，今守殘喘，待盡而已。汝正英銳，莫忘初志，料想此生難得再晤，餘宜保愛，以順世緣。」師答書略曰：「自到衡陽，一向謝絕賓客，四方書問，一切闊略。獨於吾叔祖老師未能忘懷，雖欲具狀致起居問，亦無由得達視覽，然瞻仰教誨，未始頃刻置念也。本宗上座，至蒙惠書，種種安慰褒揚，存撫不替。昔時返覆數過不忍去，手足認為物作則，曲折周旋之意，下情感戴，何時可忘？願叔祖龍天密護，法壽與趙州、安國師輩齊年，某打箇筋斗回來，尚及依栽松道者例。妄意如此，不識老師那時肯放一線道否？」師仍以金帛囑去僧蘊聞曰：「恐汝到寶峰，而此老去世，可設盛饌，以書讀而祭之。」既至，草堂已圜寂，僧如所教也。

十三年癸亥

師五十五歲。按《紀談》云：「明禪師自辛酉隨侍過衡陽，日化於市。癸亥秋，辭往浙西持缽，期明年上元回，師送偈有云：『磊苴明大禪，孟浪絕方比，識得玄中玄，作得主中主。赤腳走長街，一日數百里，色力既勇猛，殊不畏寒暑。如是二三年，日日只如此。』又云：『甲子上元前，卻要到這裏。』」其隨師者，多效勞如此。仍作畫像讚付之，作丞相張公德遠、向宣卿直閣畫像讚，答內翰汪公彥章、舍人呂公居仁、隆禮郎中、夏志宏運使問道書，跋《草堂和尚語錄》。閱《維摩經》有感，以頌示傳禪師。

十四年甲子

師五十六歲。示提舉李獻臣法語二十六段，答汪聖錫狀元、宗直閣問道書。作富季申樞密妙高堂銘、延鴻寺鐘銘，題蔡知縣小菴，張昭遠徽猷請作維摩讚，作六祖畫像讚，祭衛寺丞文。

十五年乙丑

師五十七歲。正旦試筆，題韓司諫樂谷，藺庭彥知縣請作入定觀音讚，作寂音尊者讚，題魏邦達侍郎淨心閣、汪聖錫狀元燕坐軒。示廖季繹知縣、真如道人、空慧道人法語，答林少瞻、嚴子卿、陳阜卿問道書，以頌代書謝張丞相惠兜羅綿。戲題如如菴曰：「契此如如理，豈論皮與髓？打破枯髑髏，百花生碓觜。」

十六年丙寅

師五十八歲。解空居士侍郎劉公季高手寫《華嚴經》一部，施師受持，仍請為眾普說，發明奧旨。師以衣盂建閣於花藥寺之方丈，設龕像，以所施經奉安其上。真如道人請作補陁大士讚、文殊問疾讚。作死心和尚、普融平禪師、佛性泰禪師真讚，示陳次仲通判法語，作胡明仲侍郎、徐明叔郎中畫像讚，答徐稚山侍郎、曾天隱宗丞問道書。等觀居士廖季繹以書告疾，示之頌云：「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於斯識得本來人，七顛八倒那伽定。」

十七年丁卯

師五十九歲。侍者以師與衲子問答古今語句請名。按題篇首云：「余因罪居衡陽，杜門循省外，無所用心，間有衲子請益，不得已與之酬酢。禪者沖密、慧然隨手抄錄，日月浸久，成一巨軸，持來乞名其題，欲昭示後來，使佛祖正法眼藏不滅。余因目之曰『正法眼藏』。尋以印本寄曾文清公，公欲作頌謝，但得二句曰：『摩醯太多臨濟少，唯有雲門師恰好。』因復書請續後句，既啟封，即曰：『爭如瞎驢滅卻休，露柱燈籠皆絕倒。』」公得師指示，喜愜盈懷，已而以偈寄龍團茶與師曰：「蒼璧團團不暗投，舌端有眼似离婁；莫言茗碗無三寸，解問如何是趙州。」師答之曰：「趙州傳語龐居士，近日無端會喫茶。卻笑舊來多鹵

莽，不將龍焙入脂麻。」作徐稚山侍郎畫像讚，題薤林居士向伯恭無熱軒。時李漢老參政薨背，師作文遣僧致奠，偶曰：「泉南道友，零落殆盡，今唯蔡郎中一人而已，不若生祭之。」乃戲為文曰：「致祭于靈巖山下，半風半顛大脫空居士之靈，惟靈鐵器，市裏牙人，脫空場中主，將黑豆換人眼睛，只做這般伎倆，將謂閻老不知？一向起模畫樣。而今死去見渠，看你有何憑仗，鑊湯爐炭橫行，劍樹刀山逆上。我儂聞說欣然，獃漢攢眉惆悵。人情敢不周旋，薄奠聊陳供養，郭郎線斷俱休。嗚呼哀哉！尚享！」僧未至，而蔡公卒，復系之以詞而祭之。其略曰：「嗚呼！始以前文與公相戲，此意未達，公已瞥地，二俱偶然，初無實義。公既去矣，文焉敢棄，就而祭之，是法如是。」性空道人築屋於城之西門外，謂之廖氏山堂，遷師居之。

十八年戊辰

師六十歲。正旦書事寄無垢居士曰：「上苑玉池方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盡日焚香坐，長憶毗耶多口人。」示黃子餘知縣法語，作李王見法眼畫像讚、普化和尚畫像、長靈卓禪師真讚，答劉季高侍郎、李彥嘉寶文問道書，題喻子才郎中觀我菴，作李泰發參政轉物軒銘。示幻住道人智常法語，作祭薦福本長老文云：「阿誰無生？阿誰無死？學道參禪，正要了此。汝今既了，吾復何憾！付明眼人，判此公案。」

十九年己巳

師六十一歲。答無垢居士論正法眼藏書、向伯恭侍郎問夢書，李泰發參政、似表郎中問道書，示鄧子立直殿法語，跋周子充手書《華嚴經》，作馬大師、龐居士讚、路彥捷寺丞畫像讚，祭劉彥脩寶文、彥禮直閣文。題自頂相，示繼明禪人曰：「光裕顯大，迺道之疣也；背道而馳求，迺其賊也。疣之與賊，若人之身有蟯蛔、木之實有蠹蝎。決欲血氣充盛，而秀出於林，安得容此物於

其間哉？疣之與賊，此之謂也。苟聞其道而晦其跡，光裕顯大不馳求而自昭著矣；苟未聞其道而欲去其疣而亡其賊，則疣之疣、賊之賊者也。吾佛聖人設教亦如是而已。吾雖聞道矣，而不能晦其跡而蹈禍機，亦疣賊之謂也。繼明禪人，學佛者也，畫吾像而求自讚，因作是說，以示明而自警，非敢自談己德而復作疣之疣、賊之賊者也。」

二十年庚午

師六十二歲。師自讚：「身著維摩裳，頭裹龐公帽，資質似柔和，心中實躁暴，開口便罵人，不分青白皁。編管在衡陽，莫非口業報，永世不放還，方始合天道。」為趨時者巧加誣訕之語，取憐勢位，以是年六月二十五日准命移梅州，取道郴陽，抵曲江，訪舍人朱公翊於西園，作雲門匡真禪師畫像讚。七月十四日，至曹谿，留信宿，作昺禪師真讚。按題其語錄云：「紹興庚午夏，自回鴈遷梅陽，道過韶石，禮老盧於窣堵波下，適遇堂頭明姪禪師舉揚宗旨。」二十六日，至南海，館于光孝方丈之西軒，凡三十二日。示何文綬、彭彥祥、鄭子壽、顧廷美、張彥清、元覽等法語。莊彥質未畫師像，預以素縑求讚。云：「只此便是妙喜真，何用畫工更忉怛？彥質抬眸子細看，南無急性王菩薩。」八月二十九日，離五羊，九月十五日，抵羅浮，十月初三日，至貶所。按《紀談》：「師抵梅陽，郡守謝朝議語僚屬曰：『朝廷編置所謂長老者，但一僧耳，兵馬東偏隙地，從其居止。』既而僧行，日至幾數百指，施鍬钁而平基址，運竹木而縛屋廬，聽其指呼，無敢怠者。守雖聞其服勤如此，亦未知果何人也，於是延見一二，觀其能為。南閩脩仰書記適承命，乃與守從容彌日，語論英發，確古商今，逢原左右。守復徵：『等伍更有蘊異能者否？』仰遂告以：『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者有之，詩詞高妙者有之，翰墨飄逸者有之，其所以未能明徹，則佛祖大事因緣而已。是以不憚艱險，隨侍而來，得依仁政，幸莫大

焉！』守且駭異，知其徒皆為法忘軀之士，自是於師日益加敬。」

二十一年辛未

師六十三歲。居梅州，太守遣其子謝純粹求入道捷徑，示之以法語八篇。作《雪堂行禪師語錄・序》，祭安撫劉公方明文。

二十二年壬申

師六十四歲。示張觀察法語，以頌代書寄張聖者，賀福聖長老出世，答不二居士注《金剛經》求印證書、華心居士杜撰水陸儀文書，以頌滑稽敏棕皮歸蜀，作覺明居士夏志宏畫像讚。

二十三年癸酉

師六十五歲。作送黎文晦歸龍川序，南安巖主畫像讚，跋《雪峰空禪師語錄》。書古寄嫠女使君李公獻臣。書古送立禪人歸雙林，曰：「空手把鋤頭，油瓮捉泥鰍。步行騎水牛，紙人火上遊。人從橋上過，猛虎當路坐。橋流水不流，高峰駕鐵舟。立禪歸到雙林寺，說與渠儂且罷休，妙喜為君重說破。咄！且莫瞌睡。」按〈雲臥書〉云：「師是年坐間，凡有所說，則法宏首座錄之。自『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永禪師，四明人』，得五十五段而罷興。宏遂以老師洋嶼眾寮牓其間，有『兄弟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取稟而立為《雜毒海》。今刊本名《武庫》者，乃紹興十年春，信無言等聞師語古道今，聚而成編，福清真兄戲以《杜預傳》中『武庫』二字為名。及庚午，師偶見是集曰：『其間亦有是我說話，何得名為「武庫」？』以是知『武庫』之名，實非師意也。」

一十四年甲戌

師六十六歲。太守楊公王休建華嚴會，請為眾普說。說偈略曰：「紹興甲戌上元節，自在居士興善利，梅民服化咸歡喜，仁風惠澤家家至。善哉奇特大因緣，不可思議絕倫比，上祝吾　皇萬萬春，當與天地相終始。」示唐彥舉覺軒法語，以頌代書答歸宗華姪長老，題圜悟和尚所付《楞伽經》授鼓山宗逮長老，題臨濟正宗法語，跋《古塔主語錄》。韋參軍以花圃建菴，遷師居之。

二十五年乙亥

師六十七歲。正旦臨安淨空居士陳安常、不空居士張處俊，各具一百問答，遣价求印證。師題其後云：「自問自答，自倒自起，處俊安常，各說道理。一人搖頭，一人擺尾，蚊錐鐵牛，賣弄口觜。賞伊膽大，來呈妙喜，盡令而行，埋入地底。放過一著，各自看取；若不放過，打出骨髓。且道是賞伊罰伊？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師自衡遷梅六年之間，遐陬遠俗靡不從其攝化，家繪其像，敬事虔肅，有若臨淮之大士、南安巖之定光。十二月，蒙　恩自便。按龍王殿記云：「二十五年冬，天度清曠，權綱獨攬，　詔有司理冤枉，還之梅陽。梅為南方煙瘴之郡，醫藥絕少，多有不及東歸者。」按答經略方公務德書云：「往歲南遷，參隨僧行，零落瘴鄉六十三人，義難以忘。今之所存，于茲無幾，間或熏爐茗碗必異於眾，蓋不忘南荒朝遊夕處之義也。」按為張縣尉普說：「在梅陽六年，受人供養，臨行，菴中所有動使之物盡散與人，平昔所收些施利悉用辦齋，遍請合郡僧道士庶并見任官云。」

二十六年丙子

師六十八歲。正月二十一日，離梅陽，太守鄧公酢賓禮，委官兵津發，居民扶老攜幼遮道，祖餞眷戀，有不勝情者，蓋其道使之然也。取道汀州，二月至灨川。時無垢居士、侍郎張公子韶自橫浦蒙　旨守永嘉，師維舟俟之，用慰契闊，既見留連款語，遍賞

名山，留題馬祖菴詩云「中有奇道人，機鋒如劈箭」，謂師也。公因以自畫像需讚，師點筆疾書，有「貧兒索舊債」之句。已而聯舟東下，至廬陵，眾信請說法于祥符寺。作廬陵米價頌次，太和遊青原，分袂於臨江之新淦，作湖湘之行。按無垢贈別詩云：「相別十七年，其間無不有；今朝忽相見，對面成老醜。人生大夢耳，是非安足究？欲敘惓惓懷，老大慵開口。公作湖南行，我赴永嘉守；重別是今日，南北又奔走。已歃相過盟，長沙不宜久。」邑宰黃公元綬迎師館于東山寺，三月十一日，被　旨復僧，謝恩陞座，有「青氈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僧；珍重聖恩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之句。示黃元綬如是居士法語云：「渝川江亭一見，心已許之，既而來驛舍吐露，若合符契，自慶驗人眼不讓古人。」作黃世永主簿淨智菴銘。至宜春，憩于光孝寺，方外道友錢子虛計議請為眾說法。時丞相和國、張公德遠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問道於師。按殿記曰：「浚竊惟先妣秦國太夫人，晚聞道于徑山佛日大師，得自在無畏法。杲有忠君愛物之志，非若聲聞獨覺之私，厭生死而樂寂滅也。是以浚與之遊，或者迷惑世網，循利背義，排斥己異，移怒於師，有識者憤之。」秦國臥疾將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老婆有私恩未報。」和公凡三走介之宜春，趣師之行，由是兼程而至，秦國捐館矣。和國公語師曰：「先妣願供養和尚一年，為報德之私，今無復得。某謹遵遺訓，師幸少留，以九夏之期盡其敬奉，一慰先妣之願，二伸人子之心。」師不可得而辭，遂館于光孝寺之東堂。六月，卻饒州薦福之命，以偈遣四專使云：「萬死一生離瘴網，前程來日苦無多；收拾骨頭林下去，誰能為眾更波波？」題《大溈智禪師語錄》，後示羅孟弼法語。七月，秦國喪靈歸蜀，師亦次舟至荊南，和公力挽同往，師無入蜀意，遂作桑梓之行。尼慧覺以師頂相求讚，故有「雖然未即過江東，且隨覺禪看西蜀」之句。中書舍人唐公文若，字立夫，於道自謂有所趣向。每聞蜀僧言師有未語已前之驗，立夫時召赴行，在維舟謁師。相見

次，曰：「莫是子西之後否？」立夫曰：「乃大人也。」師曰：「尊丈與某昔在無盡府第相從甚久，不如公有箇無師自得底道理，但未喫得徑山手裏竹篦在。」立夫乃俛首感歎，然後炷香以致謝誠，遂連檣而之鄂渚。按示太守祠部熊公叔雅法語有云：「近在渚宮，見一破家散宅底漢欲操吾刀，入吾室便要殺人放火，被妙喜不動干戈即時擒下，不必見贓而後知其為賊。」蓋指立夫也。又按立夫跋師示熊法語後云：「徑山贓物，并案款上納，異時鄂州有一點雜毒入心，定卻翻案也。縛虎須急，緩則噬人，事不兩存，要識方便。若只旗鎗兩下，又涉廉纖(云云)。」別後以頌寄師云：「人皆養子防身老，臨濟生兒不養家；三尺竹篦千古令，更無一物是生涯。」武當軍節度使李公師顏請說法于府第。示徐敦濟提刑法語，已而下赤壁，次臨皐望東坡雪堂，因作頌曰：「力將正說分邪說，夢到黃州與惠州。竹屋數椽容老兒，大江千古只東流。」抵九江，太守朱公請說法于能仁寺，而以廬山圜通敦請住持，三辭而不獲，因舉道顏長老補其處，然後解維。十月，至宣城，館于敬亭山，作普明琳禪師真讚，謁方外道友太守樞密樓公仲暉，作顏簡卿簡室銘、湯承事慶齡菴銘。適明州阿育王山專使至，准　朝命住持。十七日，祗受次，寧國入山東安存悼往三宿而別。十一月，渡錢塘，由會稽雙槐居士鄭禹功參議以詩迎師於旅亭，有「底事病魔渾不染，只將正見洗蠻煙」之句。帥座參政魏公良臣請說法于能仁寺。十三日，就明州光孝寺開堂。十五日，入院。臘月，訪天童覺禪師及諸鄰峰。

二十七年丁丑

師六十九歲。住育王，裹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並舉，檀度響從，冠於今昔。雲巖典牛游禪師以頌寄師云：「五濁海底輾屎豬，躍出那邊三腳驢。鐸聲既已喧四衢，雲間騰踏天馬駒。諦聽典牛一句子，世上有你何用余？」於是增修廚屋，鑿二新泉，曰妙喜、曰蒙。按泉銘略曰：「育王為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

眾苦之。紹興丙子，佛日受請，周旋其間，令僧廣恭穿穴茲地為大池，鍬鍤一施，飛泉盆湧。知軍事秘監姜公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為之銘，末句有云：『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師因說偈於其後，仍作蒙泉銘曰：「廣利東，泉曰蒙，源玲瓏，萬竅通，聲淙淙，出無窮，良施工，不落空。銘泉者為誰？山僧妙喜翁。」寺以眾多食貧，常住伏臘不給，陳請：「海岸閑地僅千頃，命工開築以為南畝，費緡錢十萬餘。」師率八萬四千人結般若勝會，人出緡錢，餘竭衣盂，以成歲入，用贍齋廚。左丞相湯公思退敷奏，詔賜其莊名般若。六月，弔衡陽太守石公彥和，于新昌遷佛智禪師塔，作《正堂辯禪師語錄・序》、廣福寺鐘銘、東坡先生畫像讚，跋文殊道禪師偈頌，答樞密樓公仲暉、節使曹公功顯、侍郎曾公吉甫、侍郎榮公茂實、妙德居士黃公節夫問道書，示張晉彥運使、羅宗約參議、趙師厚觀使、孫長文通判、鮑夢符教授、呂舜元機宜、郭仲堪知縣、曾叔遲機宜法語，示內都知董德之入道頌，作楊岐五世讚、黃龍忠道者、天童覺禪師二老揖讓圖讚。時有太學上舍生楊麟冠帶拜師於堂上，垂泣云：「願從和尚出家。」語未訖，擲下巾帽，袖中出剪刀，自落其髮。師疾呼左右執手問其故，乃以實對，因攝授之。次日，上堂云：「已著槽廠，將錯就錯。騎卻聖僧，不妨快樂。龍象蹴踏，非驢所作。堪笑諸方，妄生穿鑿。休穿鑿，祥麟只有一隻角。」十二月，主天童覺禪師喪。

二十八年戊寅

師七十歲。正月初十日，被　旨遷住徑山。二月二十八日，就靈隱寺開堂。三月初九日，入院坐夏，千餘眾。按塔銘：「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欽慕，如見其所親。雖老，引接後進不少倦，一日，忽廚屋傾仆，蓋神龍欲師興建之始。師即撾鼓示眾云：『去歲育王方修了，今日徑山又倒卻，雲堂大眾一時驚，只有老僧渾不覺。敢問大眾：因甚不覺？豈不見道：不啞、不聾不做大家

公。』由是廣其址以新之，重建孚佑王殿及嚴像，設置東坡祠像於殿之右廡。」示佛照居士鄭提幹、內都知張公一之、鄧伯壽直殿、永寧郡夫人善因法語，作王德祖醫師、榮茂實侍郎、方務德侍郎畫像讚，答蘇仁仲提舉問道書、孫知縣擅改《金剛經》書。以頌代書戲答繼明長老曰：「既作蟲豸，又住鶴鳴，如水入水，似金博金。夜聽水流巖下石，曉看山起面前雲，此境此時誰得意？」(道得末後句，則不孤負老僧)九月，遣參徒之零陵，求孚佑王殿記於丞相張公德遠。冬，行化嘉禾次，吳門弔方外道友信安，郡王孟公仁仲設無礙會于虎丘，以旌平日道義。長老靈沼請作佛智裕禪師真讚。抵無錫，樞密巫公子先而次謂之錫山蓮社請說法于南禪寺。陳阜卿侍郎撰疏，有「十七年現居士身，不動本來面目，幾萬里漂羅剎國，還歸舊處風光」之句。孫尚書仲益為前徑山訥老作塔銘，訥之嗣法最老，請師署名其後。由是，師致書仲益，其答略曰：「覿頃見佛果於開寶，時公道價籍籍，滿都國矣。靖康以還，崎嶇兵亂，偶然不死，又罹罪罟，流竄嶺海，仰瞻一世龍象，如有仙凡之隔，只自媿歎。」又曰：「公高風絕塵，已出世外，而非意之干同。逐客放臣，遷貶之例，正如癡兒搏空捕影，只堪一笑耳。然佛法遇厄，而後奇勝，乃見所以化服同異也。」又曰：「僧最出所賜書，開讀三反，幸甚過望。承欲移舟，臨賁衰老，至惠山旋棹，僧伽危坐，一塔之中，有熟視而不見者，一睹天人，信有命也。」又曰：「自公入吳，一佛出世矣，侯王而下，皆獲瞻禮，獨覿尚未一詣，遂無以藉口。覿方欲上書謝事，得請後書疏，小間當由臨安入山，摳衣聽法，一洗塵陋。」又曰：「皇恐大雅姪歸依至道，曲蒙與進，庶幾班斤郢斲也。訥老塔銘，重辱書名其後，衰陋有光焉。」

二十九年己卯

師七十一歲。正月泛太湖。按示徐誠頌曰：「紹興己卯正月旦，我因持缽入太湖，徐誠權攝婆施羅，助我敷演此三昧。」長老元

弗迎歸翠峰，為眾說法。作雪竇明覺禪師真讚。二月，卻福州西禪之命。三月，求退於朝，纔進表，即渡江之四明，臨安府尹張侍郎俁致書於師，其略曰：「竊聞拂衣禪席，再挽莫回，翩然清風，已趣高駕，此固不可以寵利勢力迎屈，然豈不念　聖天子以公名德之盛，增重名山，以佛法護行闕。幸為小駐，以副上意。俁職在守，上朝命是依，謹差衙校陳愈洊、布區區萬冀。深察使張京兆異日為白蓮社中人請，自茲始矣。」師即答書。四月再歸徑山。上堂，有「重理舊詞連韻唱」之語。孝宗皇帝在普安潛藩，七月二日，遣內都監黃彥節命師就山中舉揚般若。說偈云：「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遍界明明不覆藏。」獻上，上嘉歎之。是年，重建庫院、行堂、西寮、倉院等處。作《寂室光禪師語錄．序》，作維摩示疾、九祖伏馱尊者、達磨面壁、二祖立雪、言法華畫像讚，示徐敦立提刑法語，答丞相湯公進之、舍人張公安國問道書。五月，弔無垢居士於海昌，作文以祭之。六月，持缽霅川，作端獅子讚，示給事劉公行簡入道頌、莫閏甫法語，題曹叔寶忘知軒，作道場辯禪師、護國遠禪師真讚，以頌代書寄張欽夫定叟學士。冬，行化雲間，作船子和尚讚，內翰莫公儔請為眾普說于普照寺。作三一堂銘，跋呂居仁送范司理序。薛令人請題嗣法需長老真，故有「常憶首山好言語，新婦騎驢阿家牽」之句。示崑山張知縣法語，程詠之運使以無垢居士與三川道人論「不愁念起，惟怕覺遲」頌，請師書其後。無垢頌曰：「念是賊子，覺是賊魁，拋殺賊魁，賊子何歸？堂堂大路，惟吾獨之，越南燕北，遼東隴西，撒手便到，何慮何疑？神劍在山，鍔冷光寒，魑夔魍魎，莫之敢干，此名真覺，秦時[車*度]轢。」師說偈曰：「說覺說念，翻背作面，無念無覺，何處摸索？起是誰起？覺是誰覺？豁開戶牖，大虛寥廓。撒手前行不顧人，秦時[車*度]轢何時作？」跋喻彌陀行實記，示內都知李公伯和、妙圓道人善寶、成季恭機宜法語。

三十年庚辰

師七十二歲。三月，丞相湯公請說法于靈芝寺，以偈送師。育王開田次，韻曰：「毛錐子上通消息，大勝新開百丈田，居士不離香積界，老僧贏得日高眠。」孝宗皇帝居建邸，內都監黃彥節侍次，誦於妙喜處所授祖師偈：「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上聞之，理與神遇，欣愜盈懷，委內都監訪師，請陞堂，遂說偈以獻曰：「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上甚嘉納焉，尋復請為眾說法，親書「妙喜菴」三字及製真讚，題曰「文囿讚真呈妙喜」。師演成四偈，其引曰：「宗杲伏承文囿至人頒示妙讚，大哉言乎，而思惟所不能及也。宗杲雖不敏，演成四章，謹繕寫上呈，伏乞一目而擲之。」偈見前錄。示顯德居士御帶、黃公仲威入道頌，云：「空卻十方三世，去卻千非一是。目前烜赫光明，日用隨緣遊戲。」題知省張公宗元隨分樓、董公德之假山，跋王日休《龍舒淨土文》，汪養源運使請作維摩居士讚，作孫長文畫像讚、道端禪客端硯銘，示法音首座豎剎竿法語，以頌送鄧子立直殿還都下、明長老歸長蘆，作祭超然居士趙表之文。冬，行化宛陵次，當途抵建鄴，留守尚書韓公仲通，率僚屬請說法于保寧寺，長老曇華請為眾普說於鍾山，嗣法了明迎之葦江，少休僕役。題呂文靖公影堂遺事次，程子山侍講韻。示可昇禪人，示留守韓公法語，作達磨渡蘆讚。

三十一年辛巳

師七十三歲。正月舟次，儀真太守徐公敦立請說法于天寧寺，適州學文宣王殿建造未圓，學徒告師，有以成就，師以說法施利二十萬而助之。次日，復攜軸求書法語以為引導，故有「葫蘆必竟遭藤纏」之句。至京口，謁劉公信叔太尉，訪吳傅朋郎中，請書「法寶輪藏」四字。遊浮玉次，海門作夢菴信禪師真讚，金壇謁

參政湯公致遠，溧陽訪方外道友劉季高侍郎，取道荊谿而歸。跋顧凱之所畫維摩像。四月，謝事徑山，五月初一，遂所請。知省李公伯和施錢重建明月堂，為師佚老之居，秋往受業慶懺輪藏。按行記：「妙喜老師辛巳夏謝事徑山，得請于朝，九月之山東歷陽，張孝祥自宣城來致敬請法要，而別施衣盂，重建選佛堂。」作錢處和侍郎讚。

三十二年壬午

師七十四歲。居明月堂，雖老而益健，以法求人接物為己任，學徒益親，賢搢紳為道而至者無虛日。二月，之金陵謁丞相都督張公德遠。按塔銘曰：「師雖方外士，義篤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氣。晚自徑山來秣陵，見某言：『先人不幸無後，某之責，願乞一給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某為惻然興歎，遂奏其族弟道源奉師親後。」孝宗皇帝即位之九月，　詔師問佛法大意。適師臥疾，　特賜大慧禪師號以為褒寵。二十八日，受命以頌謝招討李公顯忠。施觀音像，作祭榮侍郎文。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癸未

師七十五歲。正旦作鄭禹功雙槐堂記，三月，聞王師凱旋，作偈曰：「氛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出衣盂，命闔山清眾閱《華嚴經》七百餘部，用祝兩宮聖壽，保國康民。六月，之寧國上冢葺治，七月初一日還山。　上復取向所賜　宸翰，以　御寶識之曰：「賜大慧。」十二日，師已示微恙，大眾力請說法於千僧閣，以為末後垂訓。師委曲付囑：「老僧來日無多，汝等侍吾之久，宜各隨所緣，以佛法為念，莫負初志，實吾所願。」其語懇勵至切，于時眾皆悲感。十四日，夜有大星隕于寢室之後，流光有聲，師聞，微笑曰：「吾將行矣。」八月初二日凌晨，法鼓震裂，初九日薄暮，學徒識師無意於世，環擁寢室，師以手搖曳曰：「吾翌日始行

矣。」至五鼓，親書遺奏曰：「臣宗杲深荷　聖恩，臣今年已衰，遂辭　聖世。伏願陛下為天下生靈保衛　聖躬，力致太平，永光佛法。臣宗杲上奏。」及作丞相張公德遠書，以端石硯寄別丞相湯公進之，以外護吾宗為囑。仍書委曲以示參徒曰：「吾歿之後，叢林自有常典，切不可過儀，小師不得披麻戴孝，慟哭過情，恐混世俗。所蓄書畫，老僧平日至愛，道友彥光各送一本，庶以表意。」口授委曲，付諸嗣法云：「吾自夏及秋，不美飲食，雖無甚疾苦，而幻體日見羸劣，蓋世緣止於此也。汝既應緣一方，宜更堅持願力，以報佛祖深恩，是吾之望。臨行以數語為別，各宜悉及。」了賢等請偈，師厲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眾告既切，不得已而書付了賢，呈大眾云：「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投筆就寢，吉祥而逝。

按主喪事臨安府察判羅公公旦祭文曰：「法鼓晨裂，流星夜墜，剡尺紙以上奏，即吉祥而飆逝。度門弟子淨初等八十四人，嗣法自教忠彌光、西禪鼎需、東禪思岳、薦福悟本、能仁祖元、東林道顏、西禪守淨、育王遵璞、開善道謙、伊山沖密、溈山法寶、雪峰慧日禪師，蘊聞、淨居妙道、資壽妙總、明因慧照，而次數過百十，星分棋布，列剎相望，皆其的子親孫。潛通密證，匿耀韜光，唯恐有聞於世者，殆不可勝數。士大夫恪誠扣道，親有契證，如參政李公邴、侍郎曾公開、侍郎張公九成，吏部郎中蔡公樞、給事中江公安常、提刑吳公偉明、給事中馮公楫、中書舍人呂公本中、參政劉公大中、直寶文閣劉公子羽、中書舍人唐公文若、御帶黃公彥節、兵部郎中孫公大雅、編修黃公文昌、楞伽居士鄭昂、秦國夫人計氏法真、幻住道人智常、超宗道人普覺。摳衣與列，佩服法言，如內翰汪公藻、參政李公光、樞密富公直柔、侍郎劉公岑、侍郎曾公幾、侍郎徐公林、樞密樓公炤、尚書汪公應辰、左丞相湯公思退、侍郎方公滋、提舉李公琛、侍郎榮公蒇、尚書韓公仲通、內都知昭慶軍

承宣使董公仲永、成州團練使李公存約、安慶軍承宣使張公去為、開府保信軍節度使曹公勛、中書舍人張公孝祥、御帶寧遠軍節度使黃公仲威、直殿鄧公靖、無住居士袁祖巖，其餘空而往、實而歸者眾矣。是月二十日，眾以全身葬于明月堂之後，申明於朝，以所居為菴，仍建層閣奉安宸翰。」按丞相湯公書云：「禪師道德，聖上所慕，易菴建閣，計皆得可，塔名師號，當為奏知。」按塔銘曰：「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示寂于徑山明月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塔名寶光。其徒以全身葬于菴之後，卒被光寵，表之無窮，誠有以自致也。所賜　御書，建閣藏於菴，與茲山不磨矣。其八處九會、陞堂語要、普說小參、讚偈機緣、長牋法語，無慮數十萬言，參徒道印編為六十卷，奉置于菴；宗璉、曇密、惟裡、宗演、淨智居士黃文昌，裒其綱要，離為五冊，刊行于世。蒙　詔賜入大藏，同聖教以永其傳。師之愛人及物，等之以慈；怒罵嬉笑，得之天真；機辯迅雷霆，語言燦星斗；具大眼目，擒縱自如。破諸方之異解，死學者之偷心，必令實證實悟，得大自在而後已。所以始從分圜悟半座，至於數領菴園，一住鄧峰，兩坐雙徑，奔走天下，奇衲悅服名公巨儒，如優曇花一現於世，以至上達　天聽、感動宸衷，特垂衷語之褒旌，以徽名之寵，奎章寶墨，雲漢昭回，佛日重光，真風普被。其所攝化，傾倉倒廩，唾玉揮金，誠心樂施，唯恐其後。而師喜濟惠，隨得隨與，況於細行，毫髮無虧。雖遷遐裔，龍象擁隨，忍死不棄。及其示寂，如失恃怙，龍神為之戴白(龍王聖屬出現綵亭之上，舉眾見其冠白)，鳥獸為之哀號，賢士大夫寫詞致哀，動逾百數。此皆法雨之所潤，恩人利物之大凡也。若其荷佛祖重任，恢臨濟正宗，號令人天，指呼凡聖，殆非筆舌所能紀。今以平生出處大略，列歲月而編次，及前後之所聞見，敬錄其實，以為萬世標準云。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終

大慧先師示現七十五年，言行出處，章章可法，詠老集為《年譜》，刊行於世，有補來學。但其間不能無誤脫，(宗演)頃在眾時，每覽之，輒為嗟惜，後得江西瑩〈雲臥書〉，亹亹譏其闕失，與昔所聞，果若符契。逮開禧乙丑，青山無事，始獲校訂，刪入六十餘處，粗得無差。噫！雲臥侍師於衡梅，可謂親聞飫見，與育王雙徑之會，捨拙陋存亦無幾。今若不正之，則是非之辯不息，由今而後，學者閱繹無疑，奮烈丈夫，志追跨前，作臨濟墜地之緒，庶可起焉。若真具大闡提，火此書可也；或未然，毋忽龜鑑。

住華藏比丘宗演百拜敬書

嘉興包樫芳施銀拾兩刻年譜壹卷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